

卷十一

藝文

定興鹿氏家譜

定興鹿氏家譜卷之十一藝文目錄
忠節公藝文

四書說約引

黃帝鑄鼎說

題靜菴卷

題宋獻孺乞言牘

丹白社草序

輔仁社草初集序

輔仁社草二集序

孫次公制義序

儉持堂詩序

企華亭詩集序

石藻集序

東瞻草序

孫魯章詩序

眉山草序

壽少師愷陽孫先生七十序

送耿樸公序

贈張子于度序

上葉相公書

上韓相公書

與大司徒畢白陽書

與王涵一書

與左浮邱書

與畢冲陽書

與李續溪書

與張蓬元書

又

與洪振溟書

又

與張誠宇書

與傅丹水書

與王崑璧書

與孫楚惟書

與張見立書

與方仁植書

又

又

與王翌聖書

與袁自如書

答友人問邊事書

怡雲公藝文

修學宮引

斂賑李節婦疏

誠齋公藝文

重建藍溝悅來橋碑記

壽大柱國卽天卿民翁曹父母序

壽封翁陳可庵八十有二序

定夫公藝文

敬跋先光祿公諫斥科道疏

南臯藝文

魏忠節公暨孝烈先生遺像贊 並序

四書說約引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
 分爲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爲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
 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
 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
 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
 成法皆死法且以博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爲
 天文王之所以爲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
 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

不藉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耳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特自有者不能自現不無待於循循之誘因誘而自得其顏淵原不借理於孔子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卽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

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卽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爲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爲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

就冒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目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然侈談名理到身便難八字著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晦翁於己與子靜之外不再許人顏子之復禮顏子之克己也己之不克禮於何約願與學者反而求之勿徒以口說者以身謗也夫約而出于旁門害且甚于徒博矣

黃帝鑄鼎說

世俗欲寵異聖神而不以其道談黃帝者始於禽蚩尤而終以鑄鼎騎龍之事夫謂蚩尤能雲霧帝禽之於涿鹿事亦神異而猶在六合以內也鼎成而龍迎則六合以外矣六合以外存而不論胡五峯斥爲妖妄宜矣然旣爲妖妄則寧直不論併當不存何鼎湖弓劍猶在筆舌也天地閒有事有理理與事無兩體而善言理者託諸象易之妙旨全在象象不奇怪則義不現蒙莊內外槩皆寓言荒唐恣肆無非常理吾

不謂黃帝不鑄鼎吾不謂黃帝不乘龍特由其象而推其義則所謂鼎豈真首山銅而荆山鑄所謂龍豈真有髯可垂復可拔哉黃帝之世去洪荒未遠旣平寇亂始立制度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此鼎之規模宏遠矣易穴居以宮室易結繩以文字易皮革以章服此鼎之取精何多用物何宏也而和氣氤氲民生樂業鳳巢麟遊孰不仰龍德變化耶故天子之鼎與士庶異士庶之鼎以五金爲質兩其耳三其足火候到成色純鼎成而五味可調天子之鼎以萬物爲質二

氣爲耳三才爲足文武爲火候太和爲成色鼎成而萬世永賴居此位自宜鑄此鼎有此鼎不患無此龍鼎而無益於民生贗鼎也龍而無關於主德畫龍也則黃帝之鼎非萬世所共爲染指之鼎黃帝之龍非萬世所共爲仰攀之龍耶此義不明而鼎成龍至之說遂爲方士所附會令人望綵霞而生結覽鼎湖一區以烏號起波夫使天子之鼎而祇以此見奇陳希夷非修煉家所推爲宗者乎白日昇天何益於事此陳希夷之所以對宰執者知宰執可知天子矣故以

鼎成龍至爲實事欲寵異聖神而實卑之知其爲寓言則有熊氏之本色與天無極矣要而論之執寓言爲實事三皇五帝之史可存者有幾女媧氏不補天乎天非人可補尤非石可補此何待言而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之義何居則補之爲言卽贊化育所不及而石名五色取義於五行甚明也煉石可以補天鑄鼎可以乘龍得其義者自可不疑於其象且謂非是象不足以見是義安得以爲六合外而不論哉大哉黃帝繼羲農而開堯舜實以六相共鑄此鼎也堯舜親賢爲務固是嫡傳人主之職原在論相世主橫襟談鑄鼎之烈而不得調鼎之人或誤以嘗鼎之人任調鼎之事至折足覆餗猶侈然以攀鱗附翼自命也天下豈患無六相哉在以黃帝之論相者論之耳

題靜菴卷

靜菴先生真靜者也遺卷讀之如煩蒸迷翳忽飲清
冷之漿頭目頓醒培菴一記其有功於靜菴大矣蓋
真動卽靜真靜卽動原非換體心學失傳而動靜分
好動者躁不能釋自託於有用謂四時百物行生於
天而不知於穆之天何言哉此元公就太極論動靜
而以主靜立人極也然世不乏小慧有窺於靜體之
不枯遂拈圓通無礙爲大道士大夫逃禪總不勝其
多欲而爲之辭無欲故靜元公自註學人自勘有欲

無欲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而人且認欲爲心夫欲從耳目口體而生所謂人心也謂之人心遂處必不可無之勢而孟子又有失其本心之說見心自人生原非其本人生於天得天之命以爲性乃爲本心率性之謂道所謂道心也能寡欲者使人心聽命於道心則雖有而實無故誰能無欲先立乎其大者乃能無之大學定靜先以知止此主靜之源頭也學不知止認欲爲心簸弄精神魔隨道長震蕩沸騰人生而靜之體無一刻自現使民物不得安性命之情而

己亦不得享生人之趣猶自以爲極樂世界溺人必笑何以異此靜菴先生往矣其學術未易窺其孫士美問業江干持示此卷則無欲之梗概在焉然此猶文耳登先生之堂高僅不拂纓深僅可容膝椽不采墻不雕朴素渾堅百年無恙先生之靜卽一節而全體具矣此雄州一大文獻也聞風興起豈無其人而繩武專責又在士美

題宋獻孺乞言牘

余與獻孺同處司馬相公幕中前席之餘偶有瞻雲之感則曰吾母年少於吾父吾母氣衰於吾父余叩得其槩作而歎曰是翁是媪皆奇人也令起巖先生而以詩囊囊錢何至以不愧江水之行李而得謗書卽不持新安一錢但就玉峯先生遺產畧施陶朱之智何至以晚景杖頭待供於老糟糠之十指令吳孺人而不值起巖先生之廢產何至以巾幗而代爲夫子謀生卽謀生而或於耕織勞心不勞形於子女主

養不主教何至以少起巖七歲而反覺衰翁主逸媪主勞媪之勞又翁實貽之於是感歎吳孺人之太自苦者不無稍意起巖先生之太簡而欲以平分劑之雖然事有平分不足相濟而偏至反可相成者當持域外觀也天縱起巖之手一以爲持螯一以爲撚髭原非使之校計有無被其溟滓獨往卽全無可藉亦以明日事付之明日水到渠成斷不先計而況有吳孺人在吾但不時索斗酒與二客分韻耳卽吳孺人之勞亦旁觀者勞之彼固不於夫子前略露憊色也

故爲是翁是媪各下一註脚曰翁偏于逸然不至於一事不以入胷中無以極逸之致媪偏于勞然不至於一事不以煩夫子無以極勞之致使天不以極逸極勞者巧相值居室不現偏至之形宇宙亦不顯相成之理莫謂媪爲翁翁不爲媪翁之所以爲媪者至矣特其原出于資之所近各行其性之所安不當以安排機局者例論耳獻孺莫謂媪衰有子爲司馬相公掌記借箸帷中名滿天下阿母當日加餐且與而翁俱稱地仙計日歸省必識余言不誑也

丹白社草序

嘗讀丹白園詩如對丹白園也天然之色天然之韻
無別也今讀丹白社草如讀丹白園詩也韻人之文
文人之韻無別也爲文者廿人而相國之子若孫十
有六人使人謂高陽氏之才人其於文學蓋天性云
要而論之士子遵功令以時藝爲先資固也而操觚
者各有境界未必純爲先資如先資之左券全操於
攻苦之沈吟人亦孰不欲富貴語不驚人肯休哉而
以觀近事小戰大戰所稱一軍皆驚者未嘗非曩之

勦襲帖括語以結社則笑而走者也丹白社中固明知先資之不必出此而慘淡經營種種出奇其入情入理窮工極變若皆有所鬱勃於其中而不能自己寧直爲先資也所不能自己者云何亦卽富帖括者所共拈之題特彼以爲聖賢之境界無與吾事而此直以爲吾之境界耳以爲聖賢之境界安得不事帖括以爲吾之境界安得不抽性靈帖括之是非何嘗謬於聖人而人去之者爲其襲也性靈變化與日俱新非可襲之物今與昨且不相襲而襲聖賢乎丹白之言人人殊皆不相襲者也卽國家功令不出於此而丹白不能不有此言居嘗謂諸葛武侯非事舉業者而出師二表何其頡頏伊傅也憶相國自東歸以堂聯見示云好將社稷安危意閒聽兒孫誦讀聲則丹白社草之懸國門固有所自來乎雖然此非純爲先資也而先資在其中矣

輔仁社草初集序

爲制舉義者言人人殊有黯若谷有險若棧狂奔若野馬閃爍若鬼火或附汲冢或擬齊諧各言所欲言惟力是視獨念所操以爲題者何人之言乎聖賢之言也則制舉義代聖賢言者也夫代君父言者卽假便宜猶以矯制請罪代聖賢言而公然誣之得無不可誣聖賢者槩自命爲奇寧知不正不奇也然不奇亦不正世不乏以正自命其才遠出好奇者下纏蹊徑若粘壁依口氣若循墻守定本若刻舟飾膚淺曰

空靈託蕭索曰元澹以此敵奇又與於好奇之甚者也夫代聖賢言原代其意以言先輩起講夫子意曰則言非夫子言夫子意也得其意正欲不泥其言嘗觀夫子之文章其發揮性天互見錯出如以燈取影不執一定是千變萬化所從出也正孰如夫子正奇孰如夫子奇夫子曰辭達而已矣達意之外無辭也雖然夫子往矣安從問其意天下有面問而未必得者夫人之意也當面背面人心山川也天下有不問而自得者聖人之意也千載上千載下心同理同也

自問其意遂得聖賢意因以代聖賢言一語隔膚吾自不快原具之本體見在之工夫恢彌廣按彌深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特自問未易言耳閒啟其端誰竟其說隱隱掣之悠悠銷之泰宇塵封霜毫氣索矣願與吾黨服膺爲仁由己之旨以發筆墨之靈

輔仁社草二集序

輔仁社草初集成余勗二三子服膺爲仁由己之訓
爲筆墨乞靈非敢師心以言乃啟泰舌而余筆之者
也啟泰之於仁深矣深於仁者無之而非仁驟爲轉
語以調余日以仁言文所謂不言文而文在其中也
亦有不不言仁而仁在其中者乎余粹未能應沈吟舉
似曰有說在曾子以文會友蓋仁人心也文者心之
記籍不按記籍無以覈實在而此之爲實在非比他
物之有方體此之爲記籍非比他文之有定在有方

體有定在可以一時了當可以獨力擔承無方體無定在之理而足己自封離羣索居不當面迷則中道廢耳故輔仁必以友而會友必以文居恆對二三子未嘗泛論宇宙亦不欲精言此心惟問其某日與某友作某文某文某有得某有失若曰人之居心必以本業吾輩既爲士子孔孟門墻以何爲入門國家功令以何爲先資日與同志拈聖賢之言爲題各自體認互相發明如居肆之工不見異物而遷焉退而仰卧念此日之非虛過妻子可對夢寐亦清不亦仁在

其中乎其或反是會有別指不關文也輔有別資不關仁也三損之友挾三損之樂雜然而進混然而合荒荒然莫知所底毛穎之精端溪之英日萃靈氣望親近君子以自通於在茲之文而風雨晦明終成閒闊以是言仁吾知其鮮矣故屬文於仁似置文太高屬仁於文又似置仁太卑而理無精粗非口舌所能位置卽不敢謂千古文人卽仁人求仁人於文人固其大凡也斯文包含無盡變化無窮而得之者各有淺深特人之不能盡文而非文之不能盡仁世不乏

假文之理以飾私圖甚且盜文之機以翻宇宙知言君子不得不另具隻眼以窮其變豈以是廢文之常哉論其常則仁可生文還以文生吾社以輔仁名是之取爾啟泰迥然笑曰辨哉子之爲說然是非不謬於聖人因次其語以弁二集

孫次公制義序

孔子嘗自謂好學又曰文不在茲學外固無文也文至今似與學無涉矣執其文以盡學執其迎合之學以盡文甚至以盡脫道學氣爲文人之極致北地以學爲文自愷陽先生起丹白一社共衍松濤而撰述之富更讓次公嘗受而讀之其取精用物無美不備而撫膺高蹈尤以生意相賞爾夫萬物各有生意自得而不相襲神聖緯地經天莫非各寫其生意此文章之大宗也今之爲文者何居焉忽奇忽平忽經忽

子豈不自矜創獲而按其神理彌創者彌襲累之連
篇求一語自胷中流出不可得則本來生意埋沒都
盡故生意不可以聲臭求也天所以天地所以地萬
物所以萬物何非此意而其用不能不專責於人其
端不能不流露於文次公之文無不奇無不平無不
經無不子而不得名之曰奇曰平曰經曰子祇曰次
公之生意而已矣百里之隔未得時對次公對其文
卽以當對覺眼比人明神比人清語笑比人有味則
生意卽爲精神其掩映人固在言外耳夫生意在人

能噓吹萬象變化日新而陳言足以封之所謂陳言
非淫非邪第執聖賢糟粕衍爲科場窠臼語未落筆
腐氣襲人此言不去生意有出頭時哉韓退之夏夏
乎惟陳言之務去稱子瞻者胷中有萬卷書筆下無
一點塵塵者陳也嘗嘆塵之積人筆無異垢之積人
身身垢可以水滌而筆之塵從心生水所不及也總
爲古戰場五色易迷曲意於詭遇深虞過深淺虞過
淺百計推敲求衆皆悅之之道敢從胷中出一語乎
次公束髮應制鐵硯將穿其質余有言曰功名可不

論所不可不透者此理余深惟此旨乃洗筆下積塵之心泉也功名有分誠可不論而不論者誰文之伎日巧品日卑孰非論功名之一念相迫至此次公之不論次公之生意所以如泉之始達歟是意也植天經維地義利害生死無不超然當今之時惟高陽父子目擊道存於筆墨蹊徑之外此自文法第文人不識爾上蔡以生意論仁余通其義於論文不無沾道學氣人得無謂夫夫筆之無文欲以理勝相掩乎至於次公自不論功名功名惡能舍次公天下事惟無意於得者得之理有固然透理者豈以余爲佞

儉持堂詩序

余不敏讀人詩文不解誰好惟讀之而心動焉者爲
好聞之曰讀出師表而不墮淚其人必不忠讀陳情
表而不墮淚其人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
其人必不友夫心不動淚不能強墮也作者語非根
心讀者心能強動乎哉嘗有持當世名作以示者且
示且解且贊且嘆而余殊不動遂以余爲不情余亦
自惑詩導性情人情不甚相遠何於人所歔歛欲絕
飄揚欲仙者當余而成爰居之鐘鼓天地非無情之

世界不近人情亦素所不自處也如果不情又何於高陽父子兄弟之言一讀一動心耶高陽才子紫冶爲第五其與曼容東瞻草余嘗敘之而此以儉持堂諸種合刻也其言大都事親從兄之事其事又君國安危身世生死之際言由此出點點心血卽在邦在家在前在後有離有合有忙有閒各自成境而撮其大者一言以蔽之曰其爲人也孝弟因嘆神智才情詩所探之內境也山川草木詩所借之外境也惟君親爲題忠孝爲韻兄倡而弟和之始覺內境非冥恣

外境非強綴余讀儉持堂詩而心動也自幸非不忠不孝不友人也至於愷陽先生前後督師與武鄉前後出師輝映千載而儉持之訓儼然澹泊明志之旨焉蓋詩之亡亡於離綱常爲性情彼所指爲性情祇落飲食男女任人雲霧中最昏人志非澹泊無以明之先生事君致身其志明也其名紫冶堂雖在諸詩後而以澹泊爲身教已在授雅前矣有心人自能會之

企華亭詩集序

余不知詩聞說詩者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自分迂腐少此兩別生平沾沾依傍者理與學耳既於詩無關則詩之緣余似獨慳遂不敢學詩并不欲讀詩既而獲韞若詩一一卒業因轉不欲爲欲併轉不敢爲敢蓋論詩者動引禪曰禪要一味妙悟詩也要一味妙悟別才別趣義從此豎余初不解禪何能參悟只據孔聖家法有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說在曾不問小子之才別否趣別否而槩勉以

學夫詩興觀羣怨是何干涉事父事君是何著落所關是理非理是學非學當自思之且較宗論派詩非一家而莫不各以三百篇爲鼻祖詩三百不一言以蔽乎何今之繁蹟深渺河漢無極也五倫爲天下大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亦稱經爲其大經之籍也詩以道性情而性情政大經之所根以爲用興觀羣怨性情備矣歸之事父事君則詩之本義可知而韞若之詩可讀也然事父事君常道也而必曰興復曰觀更曰羣且曰怨者忠孝之道固常臣子之遭際多變變

之乘人震撼擊撞反覆奇幻時出情理之外歷變而欲不失其常非感動激發如箭在弦上不能自己則強作之氣易竭非考古驗今會金鍼於繡譜則不學未免無術非寓規於隨就因爲易如不避污泥之月魄則作用不圓非憂憤迫切如見其兄之射人者涕泣以道則精神不透天下何子不爲事父何臣不爲事君而必先以興觀羣怨則詩之實用可知而韞若之詩可學也惟韞若處君臣父子之間當天下國家之故靡室靡家兄倡弟和與同心之友周旋於利害

生死之際其苦極忘苦痛定思痛真情實境誠得與
觀羣怨之深而以觀臣子生來之面目者託寄感懷
隨題成韻卽其取料擬格未嘗不規模於往匠而語
經韞若手精神頓別乃知同此鳥獸同此草木騷人
點綴祇成套話一旦而得忠臣孝子調爲宮商生氣
盎然忠孝一念固聲韻之元與而必於理外覓別趣
學外覓別才者其所謂理與學非其至也韞若之才
之趣蚤已擅名而其自狀曰情事準于厚而摛文必
雅風景籠於趣而歸結欲真夫雅者淫之砭也真者

贗之鍼也輓近詞人風逸尖冷婉逗微含率不離淫
不清言清不高言高不愁言愁不病言病無之非贗
淫不受砭贗不受鍼人之情性久矣不爲綱常用而
砭淫鍼贗又非才迂趣腐者所能操其權余喜借韞
若之才之趣恢復三百篇之宗統歸諸忠孝不令浮
華之士以淫亂雅以似纂真詩亡而人心隨以死也
於詩安得不欲讀又何不敢學之有

石藥集序

江村漁隱得石藥集反覆讀之蓑若鼓翼笠若點頭喟然歎斯文之有在也孔子去文王遠矣而曰文不在茲乎茲指吾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之心至今在而斯文於今不知其何在有所以奪之使不在也蓋心而在焉隨其所居之位或上或下所值之世或治或亂皆有經常不易之道因分自盡所以奪之使不在而視當盡爲不必盡且假似盡之迹以文其不盡者總不過利害兩端而死生其大焉者也孔子

論君子不去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學不透死生關終不足語在茲之文寥寥宇宙誰能無慚乃當吾世而見蓬元先生先生仁以爲己任釐弊則清其源救時則圖其大無一念不從國家起而俱逢不愛國家者之所深怒初猶放逐旣而削奪而已已之事所謂李伯紀其人者功成奠鼎乃其魏無知幾不免於羨里是豈不知而悞逢之知有國家遂不知有生死先生合下便如此特水火元黃曩

祇及官爵近乃及性命不愛官爵亦不愛性命之念爲之不必以兩不愛分淺深也雖然不了生死不足語在茲之文而非履死生之地則其了死生者不獨人疑而已亦未信到得了死生之地其精神境界較未履其地之前必自別蓋刮磨不盡本體不瑩而論刮磨於有氣骨之豪傑不極之死生之地終不得盡羅達夫爲陽明先生龍場祠記發揮盡矣故不愛性命與不愛官爵固不必分淺深而死生之地旣到後視未到前心性之動忍日深則不能之增益無已孔

子論斯文而獨承文王文王之易演於美里則文王之所以爲文受美里之益爲不淺孔子三絕韋編其文之在茲用力得力悠然可想先生旣蒙君恩集家慶矣其作聖之功必別有天地無言自勘視未演易時淺深爲何如也江清月近照蓑笠者原照石蘂敢效集中高唱勉押三章萬法枉分別只須一念切大地耀光明無非美里月無別亦有別強切更不切火中不開蓮水底空撈月千秋月無別見有切不切人是死中生景非水中月

東瞻草序

讀東瞻草而心悸焉泛海之險卽談海運之利者亦不能謂其全無失則有失亦出於偶然而安能保偶然者之不適與我值也迄今談之猶爲色變况親涉之頃乎而悸又不能不轉爲惻也則二難明以千秋自命之身與海若爭一旦之命固有大不暇顧者以迫其中此際此情天應爲泣况同爲人子者乎雖然事至於此不刺人腸隕人淚則當局者之神不得安併無以提旁觀者而使之動甚矣造物之巧於標題

工於洗發特設此驚心動魄之事以觀登峯造極之人爲宇宙畱三綱也蓋東便門之事人理一無可恃全恃一天汾陽之所未曾經晉公之所不及備而叱馭直前爲千古人臣造極如是爲臣宜有是子猶憶其京邸徘徊問路時非不飲食非不笑語而黯然而情江賦所不能寫自謂日閒酬應覺形與神若有兩層夢中亦然余謂此情從孩提來此時之兩層強合併之而不能迨犯海濤達幕府天涯骨肉相對歛歔前之所謂兩層者不覺其化於何刻徐而敘其閱歷

又徐而奏其歌咏無不風生兩腋色動三軍結氣成虹直貫壁壘豈與騷人墨客同日論哉嘗爲之說曰君臣父子爲天地大綱爲臣者祇見有君遂不見鐵騎之縱橫爲子者祇見有父遂不見風濤之震盪詩與史而不以此爲題風雅春秋總無關世教之句讀耳集中有贊明蓋同舟者其人肝膽亦因以見可稱附驥云

孫魯章詩序

夫詩第沿其末流較派論宗爭位置於毫芒狎主代
興迄無定說然推原本始不曰道性情乎果以詩爲
不可知必有無性情之人然後可獨所謂性情者動
於有感出以無心情景如冷暖之自知宮商如四體
之默喻則其爲人卽詩而在如人之外另自有詩步
青蓮者多不情之笑傲模少陵者槩無病之呻吟雖
工亦奚以爲執此觀魯章之詩則魯章之性情也彼
其負劍來視相國於師中併以酬生而懸弧之志余

每進見飲食笑語批答顧問未嘗不在側邊庭孺慕
令人心動此已是三百篇之所托始且周迴結攬窮
邊寒塞戍卒十萬枕戈雲壘孰非深閨之夢閒亭小
草夜月遠簫孰非空谷之音而烽傳警枕捷奏鈴閣
尤龍劍所爲自鳴而屐齒所爲自折者魯章值此烏
能自闕其性情而不爲詩又烏能自外其性情而另
爲詩性情字義皆從心生則惡可已也通萬竅翌
三綱總此惡可已之生機生機息則一膜外總無真
可關心之處卽君父急難且爲掉臂則其人之詩亡

也孟氏不云乎詩亡然後春秋作魯章治春秋固治
其所以存詩者天下無離名分之性情不患人於名
分不切患於性情不真耳國事至今日賴相國一人
以真性情用事爲天子當關而是父是子主盟風雅
則相國當關之事卽相國之詩魯章遊關之詩卽魯
章之事也雖以號於天下曰舍榆關內外無真詩料
舍高陽父子無真詩人亦何不可

眉山草叙

天下事自繇則快繇人則苦文亦事也然受事程能
權不繇己千古英雄猶於不自繇之中竟成己志文
之權誰操哉寸管在握萬靈聽命而憑軾以觀逐鹿
之場言言繇己者誰也口不敢先開局不敢另布徽
纒蹊徑總奉芻狗爲典刑且沿習等於成性未受吏
事而舉俗吏心口相難笑啼不敢之狀於八股中一
一畢具以得自繇之權而先釀成不自繇之勢人固
好自苦哉余讀眉山集而覺諸苦爲之頓解蓋其信

心以往若無說在前其矢口而談若無人在旁而其深情微語妙於託寄一唱三歎又若謂自有知音者在天下每讀一篇便堪以五斗下之快可知已據其脫離窠臼或名之曰翻新短長橫豎斷而不斷對而不對又可名之曰擬古寧知曠觀於新故古今之說當下之新卽故當日之古亦今且新不繇己苦等於舊古不繇己苦等於今君家兄弟未嘗不新且古而快意則不繇新不繇古直繇己耳斯文之權旁落旣久賴君家兄弟一日收之宇宙間一大快事也然繇

己本於有可繇之己無諸己而強繇其害乃甚於繇人余不難魯章兄弟之繇而難其己美大聖神以有諸己爲胚胎孔論爲仁由己所與言者顏氏子也舉業卽一事善學者就鉛槧便可證克復德業之不作殊觀亦明矣君家兄弟以余可爲知己否

壽少師愷陽孫先生七十序

少師愷陽先生辛未歲杪自遼塞歸壬申春正月廿五日爲先生初度於是年七十矣壽躋古稀鄉人士共修華祝以繼從遊久推令執爵不能辭手滌三爵先舉一以進曰五福先壽而壽隨人爲量古稱壽國又稱壽民壬戌之春河西陷非先生督師誰折八里鋪築城之議而以車營十二恢遼土四百里者己巳之變更不可言驟起先生於家東便門之出慷慨一時涕泣千古先生功在社稷德在生民卽或湑於士

大夫之口而難泯於匹夫匹婦之心國家所以待功臣者不敢知而二祖列宗之靈實式臨之國祚民生藉衍無窮敢以爲先生壽先生欲謙而迫於詞之質受爵未卽飲曰願聞其次繼再舉以進曰爲國爲民儒者素志而功德與受享參焉有受享當以功德消之有功德當以受享償之先生身爲元老未得一日安於綸扉專從秦月漢關分社稷之憂其身係安危無異汾陽晉公然窮奢極欲不以貶郭涼臺燠館亦以娛裴先生軍中六載餐沙宿草寒士所不能堪而

有劍倚天有囊貯月師儉數椽遂通相府且時賢席先生之功德以自封殖者不乏人獨先生退然不居世亦利其不居未聞以茅土酬殊勲且乘其偶不利援街亭例以貶武侯人情爾爾而天自有權必有所以當先生者壽可知也諺有之云減祿增壽此語似俚實諸物理敢以爲先生壽先生受爵猶未卽飲曰再聞其次繼三舉爵以進曰此增彼減乘除之數先生豈受數範圍而無所以自主者尼父論壽本之於靜養生家亦言靜獨其功行每在蒲團而仁者之靜

非無事惟無念念不可無惟無他念所稱他念又非
幻想影見自起自滅皆機觸情生實爲理勢所必至
試觀凡任一事卽有成有敗有喜有忌有誹有譽徬
徨四顧萬念起矣況事至於兵戎兵戎至於呼吸存
亡又前人已壞之局倉卒以付接手易湊手難矢已
在弦上戈未必不在室中國事與身名俱在不可知
之天而高議雲臺者又夢不到此吾非念念自盡誰
使我盡者吾無一念不盡誰知我盡者無一念不可
使人知而無一念必欲求人知想像此際宇宙寥廓

炯炯寸心孤檠爲友此何境耶先生自遼見懷有千
古傳心半夜挑燈之句蓋自寫靜境也此境實萬境
皆空人見先生鼎沸雲擾之際聞命就道而神不驚
蕭蕭書劍穿鳴笳牧馬以出而色不變任人位置受
人揶揄而志不隳抗天下之議決大計而意不疑且
功聽人分罪聽人卸以身殉國不見知而不悔夫驚
也變也隳也疑且悔也皆不靜之本色所變現而陰
陽之患易乘以爲祟者也先生超然自勝悠然自得
原是嘗蘖等於噉蔗何害氣之能侵卽治軍勞苦而

形勞神不傷神勞心不傷閒有采薪旋當勿藥耳故
丹經萬卷括於仁者靜之一言而百二河山手玉鐔
非先生之蒲團耶繼言未竟先生受爵併前爵連飲
之因要鄉人士各三爵蓋人地不同而各有靜體各
具壽元藉先生之壽發仲尼之覆不難同登壽域云

送耿樸公序

余生平不解世故亦安意不求解自語語人動曰信
理信理者不直衡是非並以定窮通非而能通何厭
於非是而果窮何取於是特窮通自有真不從世眼
論耳樸公爲職方秉公持法徧樹中外上下前後左
右之敵今日之去豈屬意外唯是爲國家任勞怨如
若人者而竟以抨擊去誰不恨若人去而後來者戒
爲前車誰不憂空恨空憂莫可誰何祇有材官揮遮
道之泣同志贈臨岐之策生平所稱信理者是耶非

耶蓋乾坤不毀恃天理之在人心而理之發皇震耀更在人事奇窮之處從來忠義節烈歔歔千古者莫非遭際使然天主於通此理故借苦事苦境以曲寫其神情而非爲此一人計此一人者於纍纍若若之中獨爲天所借以發揮此理之具卽備歷奇窮斷不作送窮文也樸公之窮亦奇矣誓神諭將與前後申法紀諸啓事其淋漓處透人腸森嚴處寒人骨而獨以斷絕時貴之薪水其恨遂沸腸而刺骨嚇職方撼職方職方不爲動遂合謀逐職方是時東方有經撫

棄地之事樸公又昌言諸臣必無入關之義朝廷必無放諸臣入關之法時論方力爲先逃者地逐職方之謀益急亦自覺寬疆場先逃之重臣而嚴於部司爲無當又無可吹索乃尋端於口報以絕不相干之枝節強爲鍛鍊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人謂職方而以九分爲公家畱一分爲時貴當不積憾至是然不至是何以逼露樸公之本色而使之光芒萬丈耶儒者論聖賢之阨窮求之理不得而歸之於數以數與理俱爲天地所原有而釋人報施不應之疑銷人感憤

不平之氣不知理之全體大用政於數見之其似與理畸者政抽其緒而窮其蘊數卽是理原一物而非止云並存也卽難樸公者亦默爲天所斂弄巧作發揮此理之波瀾譬之玩賞絕處逢生者爲勝又譬之行文反言見正者爲奇此自是造物之妙當局者不自覺耳然則天之窮樸公果專主於通此理不爲一人計卽樸公亦適當之而一過遂已乎是又不然人遭奇窮脚底始實金之在冶豈不甚苦而色從此足旣窮以後之樸公視未窮以前之樸公當自覺別安

見天之窮若人者全不爲若人計耶雖然此猶就今以前論也樸公起念原愛國而不愛官今雖去官天下之望都焉南山南北山北靜中觀理光景何如天於此時又引樸公以竿頭之步是在承受何如耳東山再起不失望者幾人樸公而安心定志願終身爲天所借以發揮此理之人也則卽窮爲通歸數於理豈曰吾斯之未能信

咄咄逼人而生固不措意也大約人得陽氣多者類君子得陰氣多者類小人陽氣多未必無失處陰氣多未必無得處而以大概論分數則去彼取此張生之言大近於誇口直近於淺節疎近於慢意猛近於凌而其見短處卽其任真處於世味無情者於名義有情者也於非類面冷者於同調腸熱者也運用湊泊固不能爲生諱而剛克柔克之說余與孫君就所偏以藥之者生又不啻韋弦之佩向來鋒穎漸就斂藏如帷燈如室劍徐按之固自愜心驟卽之亦不刺

目蓋原屬陽氣多之人而邇兼乎陰之用矣此處情節靠誰簡點天下惟自立之人乃有自得之趣其文之日新月盛爲諸士冠軍良非偶也十年回首世事人情具在有意無言之際侍孀闈撫弱弟伶仃蕭索有憐之者有難之者至今視生眼當何如世不乏小廉曲謹厚貌深情之輩而末路歸結何足當生一盼哉人生多一層回護卽減一分精神學一番完美卽薄一分根底陽原爲主陰在陽中彼陰氣盛者固於做人一簿無緣者耳余淺人也且痴人也卽偶持矯

偏之旨以爲二三子鍼砭而已實有愧半生遭際似
通似礙受盡人憐亦復受盡人難簡點所得猶未如
生之有味乎其中也念菴先生將就冒認四字余每
舉似二三子以汗其背至於余之背汗耶不耶敢不
以勉生者而自勉

上葉相公書

某同武庫司主事杜應芳奉督師相公委催軍需在
戶在兵在京營在太僕者已蒙諸老先生應之如響
私自慶幸可還報督師相公不悞東方機宜也獨軍
器種種在工部給發者十餘日來尙屬杳然在廠者
未見束裝在庫者未聞移劄某等僕僕催討憂心如
焚昨聞有具題之數廠發弩弓五百張弩箭五萬枝
鉛子十萬斤戊字庫發盔一萬頂鐵甲一萬副腰刀
一萬五千把大梢弓九千張大箭十萬枝而止令人

惶惑夫督師相公所討之數疏咨具在某等到京卽詢廠中所有固知有鉛子可足斤數盛八千頂甲六千副腰刀六千把大弓一百八十張堪修者五千箭十萬枝弩弓五百弩箭五萬枝夾杆銃五千三號雙頭銃一千四號雙頭銃一千砲五百固指定在廠者爲給發更以在庫者爲補湊庶於原數可完於急需不悞今聞部題若此是見有之物明明局鏽不發且原討之數明明裁減過半也如以爲畱備都中之用亦當權緩急之宜先儘見在者應關上續以再造者

備都中一爲變通兩不耽悞且措辦十萬金原奉明旨執稱匱乏未措分毫夫原乏之金錢卽不敢強原有之軍需何又過靳大率借重根本之說以支離東事亦思除定東方之外無以善護都中乎督師相公遣職等來政慮差人易於隔絕移文或成支吾特命面當事者口致急迫之情詎意職等不稱任使雖面懇而隔絕如故雖守催而支吾如故乎肥瘠秦越若非共濟之舟涕淚號呼誰念無衣之賦軍需旣悞東事奈何當事者儻一回念督師相公爲何事而請自

定興縣志卷二
不委諸草莽職等爲何事而來當不罪其聒激也伏
乞老師移字於陳老先生如原討之數速爲給發揀
選精堅勿以朽鈍充數東事可以不悞職等可以無
言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上韓相公書

職等所催軍需京營馬三千五百疋面承朱老先生
計議以銀五萬二千餘兩作馬價聽榆關差官自買
深爲便利又計榆關一向買馬則例十八兩一疋蓋
市口馬價之外更有盤費草料與稅銀之費也今發
銀五萬二千餘兩一疋止作十五兩以十八兩則例
尙欠三兩目今太僕寺設有京營馬匹待解到折色
再補一萬五百兩爲盤費草料稅銀等項仍合每匹
十八兩之數夫車營借助於京營邊腹聯爲同體折

色復還爲本色通變妙於不窮旣經三思不煩再議
懇乞台臺念榆關緊急之需成京營變通之美使蚤
得俞旨以便遵行疆場幸甚軍國幸甚

與大司徒畢白陽書

定興有籽粒重地國初以土窪鹹不堪耕種故在條
鞭地畝之外永不起科後因奸民投獻或勲戚奏討
遂分爲庄田十場一曰乾清宮一曰慈寧宮一曰雍
靖王妃一曰延慶公主一曰瑞安公主一曰壽陽公
主一曰恭順侯一曰駙馬許從誠一曰錦衣衛千戶
陳尙忠一曰五軍營十場籽粒各自催徵復因差役
之猙獰動爲佃戶之騷擾遂以徵解歸之有司然此
地概屬灌莽之區其不逮條鞭地遠甚條鞭地分上

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夫地瘠則所入之息既微糧盡則所虧之額不少積逋壓欠年復一年牽率包賠日甚一日於是一夫不完累及一門一門不完累及一戶一戶不完累及親戚至典房產鬻妻子猶不足以應比則鋌而走四方矣先是瑞安延慶兩場逃盡遂以所失之額分派之於八場糧愈重則辦納愈難逋愈多則逃亡愈衆而八場益困雍靖王妃錦衣衛兩場相繼又幾逃盡室

已無朝炊之烟門尙多夜呼之吏初以八場包兩場行將以六場包四場其勢不至於舉各場而盡逃亡不已者不佞某自束髮以來習聞此害閒從父老講求長策唯有折徵一法且青縣文安久有題疏可比夫窮則變變則通情也亦理也明知困極之當蘇恆苦勢重之難返既有衙門之層遞便多吏胥之挪揄縣之糧衙書辦府之糧廳書辦串通爲利牢護此局受患之民日望折徵或自下而求申請或自上而得告批概從中寢折徵二字窮民所幾幸爲續命之膏

者祇成掛壁之文耳冲陽畢老父母憫佃戶之危形採士紳之公議毅然爲斯民請命比照青縣文安例除乾清慈寧兩宮不折外其餘八場概宜折徵通詳撫院韓晶宇公祖按院王立宇公祖屯院左浮邱公祖會題候旨尋逢光廟登極恩詔中一款北直定興文安青縣三縣災傷籽粒俱照按屯御史題請事例折徵詔書到日人慶更生逃亡之民漸復故業向之滿地荒蕪者且桑麻相望矣壬戌年間畢老父母陞任署縣者忽甲忽乙縣事遂如奕棋雍靖王妃司香

內豎敢蔑明詔謂折徵非法朦朧取旨下部議覆部因行文府縣雍靖王妃一場不許折徵並追補減過銀兩彼時畢老父母在儀部心憂此事急商之於府縣謂銀兩且勿補納尙當據恩詔執爭而糧廳已暫借庫銀星火補納矣覆水難收可爲浩歎一場佃戶屢爲控告其柰之何撫院張蓬元公祖新受事念此場災傷一體獨不蒙減折之仁銀兩追還又已斷執爭之路不得已以雍靖王妃之額均攤之於各場圖衆擎之易舉且兼被之無遺數年以來安居樂業誰

知猾胥蠹心未厭黠技轉生思此場旣翻遂可漸圖
其他本年突稱五軍營不可減折欲比雍靖王妃例
已具府文申易州分司轉申貴部矣玩其申文謂五
軍營地減徵銀一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六釐七毫
三秒係原額之數毫不可少而又總計八年內共減
銀一千四百三十兩六錢九分三釐六毫二纖四秒
是盡欲照雍靖王妃例每年之額不許減減過之銀
尙欲償也子餘之民一場驟加一百七十餘兩其何
以堪更加一千四百餘兩其又何以堪倘此番再復

得計則積漸以往變態愈工各場將次第以聽猾胥
之顛倒折徵一案勢必兜底掀翻乍甦之餘生再罹
湯火暫復之故業行見汙萊前日流離景象只在目
前矣夫折徵之事原非臆說屢經申請屢經批駁然
後乃得三院會題一煩部覆再煩恩詔畫一之令方
思世世守之此而尙可紛更則翻手覆手其又何定
之有大都天下事謀始最難毀成甚易敝邑籽粒之
害已幾百年折徵之議圖之十年災民固皮骨俱盡
不肖亦心血爲枯猾吏舞文百計相難一番阻撓一

番辨折亦且舌敝穎禿幸得徼父母公祖之靈以乞恩於聖主流亡復業之日飲水思源感畢老父母之有大造於一邑相與伐石頌功以垂不朽日月幾何變更至此台臺深籌國計曲軫民艱薄海窮黎共徼寬大至於籽粒一項錢糧實係敝邑一方性命申文到日全望主持上以信明詔下以甦窮民而冲陽老父母幾殫之苦心已成之美局永畱於桐鄉畏壘之間不致終爲猾胥所變亂想台慈之所倍爲惻然者也臨楮無任嘵切

與王涵一書

恭惟老公祖照臨易水某無必然之畫仰佐高深殊愧故人之誼則姑以未必然之見妄言之老公祖姑妄聽之可乎昨聞遼餉加派六釐勲戚籽粒一例加派竊有疑焉蓋遼餉方今第一急需必料其力能辦納者而後加之庶不至臨時而有悞條鞭地之加派固其所也籽粒地可一例加乎他處籽粒地某不能知敝縣籽粒地之必不能同條鞭地辦納某則知之深矣蓋敝縣籽粒地窪謙不堪佃戶苦累逃亡貽累

於地著地著相繼爲逃亡年年爲不完之額勢窮理極畢冲陽父母繪圖以請王立字公祖會稿具題泰昌元年奉恩詔減徵者也夫以其力不能完舊額而減之今議加焉可乎舊額每畝三分減至一分八釐五毫則所減止一分一釐五毫耳今驟加六釐不幾復未減之數乎自減徵十年以來卽死者不復生而逃者且漸返今復業之席未煖加徵之令急殞魂搖於傷弓色變於談虎恐未減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遼餉何等急需而責辦於必不能應之處乎本府

稱照萬歷四十六年籽粒地同條鞭地一例加派之例而敝縣籽粒自減徵以來實未嘗加派不知其他也猶憶當時直指使者亦有此議畢冲陽父母有說以應之曾以申文稿見示今具在也蓋議遼餉至於無地可加而議及籽粒此策之善者也特不必加派耳何也此地勲戚爲主佃戶納銀當遼餉急需薄海內外無不縮衣減食以充軍興勲戚體國當倍細民則議及勲戚籽粒便當就所納數內扣算六釐以充遼餉此理之至順者也諺有之曰要得有要不得無

定興縣志卷之二
貧莫貧於佃戶富莫富於勲戚今此六釐扣算於歲額之內使勲戚少分是問有處要也若加派於歲額之外使窮戶多納是問無處要也此二者相去遠矣夫當是時而暫借六釐以紓國難勲戚之清夜亦有以自安窮民以賦之不加而易辦遼餉以民之能辦而易完一舉而三善具焉則勲戚莊田應於各爵數內扣除卽五軍營牧地應解易州戶部備邊者亦於該解數內扣除畢冲陽之申文具在是在老公祖再爲主持耳或謂此於國於民誠爲兩利特於勲戚似

名美而實薄然佃戶以不加派得安其居則六釐之外歲入不缺不至爲竭澤之漁況事平卽止此六釐依然在乎王立宇公祖會題減徵稿畢冲陽父母爲籽粒加派申文稿併敝縣鄉紳公揭稿總抄呈覽老公祖一寓目焉知此地之以如是減徵也則於今日之議加必有惻然爲之所者矣等此籽粒也等此六釐也酌理審勢卻窾自見易加派爲扣算一轉移閒而國充急需之餉民免逃亡之苦併爲勲戚培不涸之倉萬代瞻仰端在於斯矣病廢之人言無忌諱亦

感老公祖之待以故人也故陳所聞見以備採擇臨楮屏營

與左浮邱書

敝縣勲戚籽粒前投小揭於臺下過蒙慨納此一方民命見天之期也聞府縣文書至易州道而復停蓋本道謂勲戚恐不悅也本縣催請數次且深言此事京中鄉紳已於屯臺前說明只待申文到卽題奏矣爲小民請命爲地方除害勲戚不敢爲難也本道乃始允申計此日想到老公祖臺前矣然又聞本道將勲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條鞭每畝徵銀原額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勲戚籽粒原

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事理未妥夫青縣文安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興而異之多此三釐亦未足解勲戚之愠徒令湯火之民未得徵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決爲勲戚則難顧百姓爲百姓則難顧勲戚而百姓鬻男賣女之狀旣不能使坐享者動容號天籲地之詞又不能與有力者鬪捷屢議減徵每成中沮纒轉

關卽生異同緊申催已歷歲月卽前日小揭包納之害得詳言之佐貳官重收火耗並徵舊欠斃民杖下之狀不忍言又不勝言也近日聞折徵之議將行佐貳官行賄通同力求停壓捱延之情不能諱又不勝諱也當局者自急旁觀者自緩視勲戚之供不啻軍國之課畏減徵之議爲發大難之端向非遇老公祖菩提心霹靂手何以破牢不可破之局返極重難返之勢爲窮民請旦夕之命哉不肖擬躬叩台臺再申前請而爲求歸之疏旣上出門未便敢以牘陳亦恃

蒙老公祖國士之遇不以尋常緩頰相視也千載一時何敢錯過臨楮無任懇切

與畢冲陽書

敝縣勲戚籽粒事恭遇老父母一力擔當爲民請命仁屬再造功已垂成在窮民爲永賴之恩在老父母爲不朽之業不肖唯與闔縣士民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然老父母建議之初比例青文爲減半折徵之請此事體之明白直捷無容異詞者聞柯老公祖又議將勲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則不肖不能無疑於此也夫定興勲戚籽粒舊額視條鞭舊額原略不同條鞭每畝徵銀三分三釐近因屢次

加派至三分七釐勲戚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之逃亡者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此事理未盡合也夫青縣文安縣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興而異之多此數釐亦未足解勲戚之愠徒令湯火之民未得徼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括之籽粒徵糧舊額原與條鞭略異則籽粒減半不得別照條鞭此異乎其所不容不異也青文籽粒減

半祇就籽粒舊額而減則定興比例青文又安得獨照條鞭此同乎其所不容不同也且屯臺左公祖已於此事洞悉顛末亟欲藉手以獻丹旻意氣排雲風裁撼岳彼勲戚輩何敢置一喙於其閒耶蚤晚詳回或有駁詞望老父母卽就之以復初議宛轉此情於柯老公祖使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半之則定興窮民得與青文同視矣夫以百年之苦而幸千載之逢當九仞之時而需一簣之力總勞老父母盛心耳區區抵家勞憊成病未能卽叩臺端先以筆陳尙

容面謝

與李續溪書

敝縣勲戚籽粒困民已極弟十年來條議折徵於當事者而機緣未偶將成復沮數次矣至按臺王老公祖按部詢問州縣以地方大利大害弟具議投之縣縣採其意以獻於按臺按臺行查縣再詳報至府而停閣者一年弟又費許多周折而府文始轉按臺遂會撫臺屯臺具題矣中間情狀未遑縷悉惟是三院疏上逾月未得下部之旨或可向政府一通乎弟疏遠自嫌未敢徑達方老師而冒昧以望仁兄仁兄其

有意乎此一說也弟又憶去年王立宇公祖有停稅之事夫稅銀入皇上者尚可徑停籽粒入勲戚者不尤易乎王公祖批本縣申文有云各勲戚温厚之家自不必爭錙銖之入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題疏雖尙畱中王公祖或可行文到縣徑照具題之數折徵乎按臺有行縣庶可據不然恐本府仍舊派徵按臺之德意成畫餅矣弟妄意如此未知可否特與仁兄商之如其可也則總藉鼎言耳菩提心腸豪傑作用惟仁兄與按臺相與以有成也條議一通是弟投縣

原稿仁兄一寓目焉必有惻然不惜引手者

與張蓬元書

敝縣籽粒事聞窮民投告於台臺批行府廳俱蒙重責擬罪有差赴某告急某驚問其故乃知狀詞侵吏書也夫告加添止當訴加添之苦告折徵止當訴不折之苦卽吏書原有情弊亦不必提而犖犖愚民祇知說實話全不諳事體自貽其戚於人奚咎然不如此無以見民之愚而可憫也加添在一時不當加而加旣屬不堪折徵在永久已折而又不折尤爲失望求折未得而獲罪納籽粒不堪而令納徒罪杖罪老

公祖聞之或亦有惻然者乎雍靖一場卽在敝村某宗族墳墓之所在諸場之苦此爲尤甚卽年來比例求折至於煩三院之會題奉聖主之恩詔入場一體折徵會題疏中已明開雍靖錦衣兩場之爲尤苦今乃於尤苦者忽生異議偏遺於覆載之外民實不堪非好爲囂也惜其愚不解事未識忌器之義遂以旁溢之語取罪耳夫此事原繇會題原奉恩詔卽守陵宦豎有言未嘗不可執奏卽部有文移府縣亦當申請三院聽行酌處乃急急而應此原不足服愚民之

心也蓋折徵之議初起縣之丞府之廳卽俱不喜不喜之故半繇吏書亦知議起自某屢來相難某仗三院公祖之力徼倖勝之而意殊不甘今官非其官矣而吏猶其吏故乘隙而思破壞耳乞恩之民反成取罪復業未幾旋有去志某好語以老公祖在上必能深體苦情爲之區處忍死須臾以待解懸此一場錢糧折與不折所爭不過一二百兩然銀雖不多而索於懸磬之民年年包納則必至於鬻妻子轉溝壑死亡接踵傷心慘目老公祖在此千載一時必有所以

善爲之處者只此一二百兩錢糧善處之則年年救人不善處之則年年殺人老公祖宇宙在手必有妙用下以救一場湯火之民中以成三院會題之局上以信天子同仁之詔某何幸躬逢其盛

又

某何人而忽有清通之擬極知老公祖提攜至意乃某不顧而東老公祖又不以爲相負而益施袞袞也下詢關事敢不詳對蓋關事承大壞之後不容不著手又恐以著手者犯手爲憂方大賴相公密用脫胎

換骨法更張有漸而耳目不驚初到慮軍民之雜處而成萬屢復教火器月餘而銃砲命中者八千人江將軍不勝任以馬世龍代之尤世祿王世欽左右之關外置五營爲前部標下置五營爲後部總之左右前後中爲五軍軍各五營營各三千澄汰營將以新斲易之按營分派各爲教演相公時坐營中較行賞罰或命某輩分視之氣象覺爲一新馬帥實知兵其進而借箸相公皆中窾此是大得力處使臺省讓一年不談東事則相公之猷爲有成真可恃以無恐此

係社稷福耳八月廿後十三山有事關上一日數驚相公靜以鎮之而密爲備是時貪功者欲飾恢復名相公不爲動治兵自若兵陰道也從前失著在以陽用之某日侍相公略窺其用意矣具茨兄聞室人之病借差回看某與相公望其速來乃遷延過歲遂墮長安雲霧中近飛書告急於某相公已飛書援之矣敝縣籽粒事蒙老公祖留意人非木石當爲桑土子遺世世銜結所諭中官取旨如寄鄙意亦及此儻再勾出別話愈煞風景愚意只求本府縣肯爲善處不

可與中官爭執也蓋恩詔折徵八場所同其因司香之奏而反汗者獨雍靖一場耳求折之數不過百餘金此以歲索於熒熒之貧民則奪之命若官府肯於存解諸條按其緩急之數求其可騰那者合湊補之固易易者未有爲百里司命而難於百金之措處歲歲迫窮民轉溝壑也然非老公祖命之誰爲奉行者承老公祖推赤之置無嫌無忌與老公祖商之非敢謂必有當也賤體比相見時加瘦所未減者精神耳近因藥餌效淺托四體於按摩者似覺有益未知日

久何如感老公祖遠念知非套語故以狀對

與洪振溟書

鄉飲大典家父家叔俱蒙老公祖過爲提攜伏讀尊翰措躬無地惟是家父病略減而體則甚弱著衣見客猶稱未能其何以冒風寒而行典禮乎至於家叔則自聞此消息已不知轉避何所矣各自謂德實有愧齒未及格出學之日月曾有幾何大禮之賓席豈堪遽擁且家父之不可以風家叔之踰垣而避尤實情實事非敢爲虛謙之辭以負老公祖盛恩也原東謹壁伏乞老公祖亮其情不錄其罪舉家不勝感激

之至

又

家父叔誤徼洪恩兩方成命自惟罪戾殊切悚皇詎
意老公祖推愛轉殷盛筵遠錫恩出過分事屬創聞
寧惟闔族之衆飽飫榮施實自先世以來敬承明德
九頓登嘉代爲申謝心鏤難喻面叩嗣期

與張誠字書

遼餉中斷師期已悞叫天不應禍至無時憤懣叢結
舊病復作顧影自憐歸計已決有辱先帝之曲成併
負知己之提挈命也何如黃書辦前承台教已許收
用而自入京來以此事求進者十餘人皆強有力者
也一概謝絕彼猶相強某再思古人有言士詘於不
知己而伸於知己盱衡四顧知某之深信某之至愛
某之過護某之極孰有如台臺者乎於台臺之前而
猶不敢直行其志他何望焉今不能恣然於黃書辦

一人遂無以塞十餘人之口卽欲强塞其口必不能服其心再三躊躇猛焉一斷併黃書辦不用而某可直言正氣硬驅此十數輩矣管子論知我之恩等於生我固恃台臺知己不殊古人遂割徘徊猶豫之情行舒眉展眼之事從此庫中祇照京糧廳考選攢典之例永不設小帽書辦某自負此卽所以報知己也病中不能躬叩請罪先茲具白

與傅丹水書

弟自十一月初三司鑰新庫聞景陽之往曾草一書而景陽行迫未得挈去後得仁兄手教垂格外之愛方擬報章而飛騎告急之札至矣卽此札未至之前弟已兩具請帑之疏元老方以爲無病而呻也國事至此而人心漠然眼見得大事去矣計無所出具疏求下九卿科道會議又未知到其間作何模樣當社稷安危分途之會而元老雍容談笑處之目今問寺青庫借銀二十萬聊以應急而帑如不發終難接濟

弟憤懣之極已思所以自處蓋婆娑一官原爲遼餉去復爲遼餉來竟當爲遼餉罷也但同戴此天卽罷亦不得乾淨吾輩性情生來不會享自在福偏好抱杞人憂天實爲之奈何奈何仁兄欲裁餉司歸糧廳弟亦欲裁新庫歸舊庫而我自言之誰其聽之同病相憐不禁於邑

與王崑壁書

弟春初一病幾無生理調理兩月始拊童背以行一日薄暮有友飛字報弟曰河南四十萬新餉至矣可健兩足弟以爲謔復冀其真再審果然舉手加額不覺其足之健也自有新餉來此爲第一急公之舉原仁兄第一流人爲之天下何事不要人做也細讀手札其苦楚處刺人腸其周折處隕人淚其感慨處又令人風生腋也因想從來到極難處纔有極好事前人影樣一一可覆弟自恨病軀不能耐勞煩鄒靜長

定興府志卷之十一
兌發遼東略有短欠所差不遠皇甫簿自能口悉賈
別駕之品一望而知然何莫非仁兄鼓舞之妙弟每
與同志言肝膽風神如王年兄能使死物都活蓋偏
得造化生氣無微不入卽王年兄亦不自知也鼎望
日隆建牙不遠何緣得藉重敝鄉爲易水燕山一吐
精采乎

與孫楚惟書

連捧手教真如面談老師以國事爲家事老親翁就
家事做國事斟酌身世字字肯綮所稱平忌者之疑
殷望者之情從來救世豪傑想都有此作用老師已
連發三疏以漸而深彼氏之子作何應法庸險愚橫
固魔障君子不辭獨居小人然儻非氣運式微畢竟
也自下低著授人以隙仔細看來還非上等小人其
收權太驟火候未到硬摘生瓜遂致紛紜至使王言
如辨揭手脚忙亂弟敢就大札廻紋讀之曰險而庸

橫而愚行見其敗也又嘗見無才小人其柔媚時猶是他旺運到得忽然彊陽便是他衰運蓋物失其常則敗小人失小人之常故也故事關國家有大氣運爲主君子與小人相薄相盪於氣運之中而小人往往作洗發君子之波瀾向使不遇小人則無轉折不止本色無自昭揭抑且精神或不翕聚小人可稱自污以成君子特其心實未然爲造物所弄耳弟只以聖上之專任老師卜國家氣運之隆遂決小人者無能爲也此似無柰小人何而求出脫之理以稍潑心

火其實理不外是老親丈連以松蘿賜熱腸人有時火從心起卽取佳惠細嚼之氣漸平汗微出所謂不平事盡自毛孔散誠非誑語則老親丈視弟之言當歌耶當哭耶丹心一點兩地共之

想取當矣唯恨心一掃而空矣
平生語自手許以爲公之文雖策之言當
火其心以明其理而公之文雖策之言當
火其實而不可與生焉其所以公蘇明燦燦人言

與張見立書

弟孤蹤僻韻夢魂不到清通之座且隨相公赴關相
公一日在師中弟卽一日在幕中極知迂腐無補尺
寸而惘款一念主憂臣辱之日情願在行閒爲共憂
共患之人不論有補無補也仁兄知我幾會會說體
面話卽再有齒及者爲我謝曰鹿生痴人未出門時
已稟念告天歸心一路斷不至此而作回頭想使其
至此果作回頭想諸君子亦何取於此等人而稱之

如信得過則兵之進止將之去留應聽師相自爲之所謂韓公必自有說也談詩者謂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詩固然兵爲甚兵而謂之用政謂別有變幻之妙運於尋常蹊徑之先人而謂之用政謂別有鼓舞之權行於尋常繩墨之外使執定法以決進止執成案以議去留是尋常之事理非兵之理也卽如關臺舉劾大略近之而如尹應聘陳九德則又令人惋惜尹之束伍極嚴其車營熟練爲諸軍冠特氣太悍性近忍卽其行中亦有怨者至於陳九德

之教湖兵則關上所重藉也湖兵王光有胡伯灝相繼統之而日譟日逃猙獰莫制關人憂之視爲大毒師相拔陳九德統之親放月糧分毫不尅復以恩義結其頭目而漸去其倡亂之渠魁衆遂心服聽其教練如線索在手跪拜如意向之大毒今爲最得力之兵此其人可去乎年臺覆疏亦一問師相意否卽不得不爲關臺亦略削其新加之銜使仍以副總兵管事無不可者

又

定興府志卷十一
師相初到關滿目皆逃將是時何敢訟言誅逃密用
脫胎換骨法新漸集舊漸去使人繇而不知後先汰
過逃將毛有倫王光有胡伯灝倪寵皆副總兵也參
遊都司則秦希尹周士廉李檣高國楨尙志宏李爲
瑚田應宿鄧茂林史光裕許子敬高從龍宋鴻儒諸
葛佐賈登科趙忠誥等未易悉數復有梁邦璧以刑
部脫其罪赴關投用近又江朝棟以兵部咨赴關聽
用皆相繼逐之師相何嘗不銳意肅清乎然師相又
以憐才心用使過法視其可集事者卽嘉與維新以

收桑榆之效期於有補國家事不欲執定汰逃一路
以錮可用之才如趙率教魯之甲李承先徐璉祖大
壽等皆用之而效者卽李秉誠亦以初到關時戰守
之具一無所恃以練火器爲救急之著惟李秉誠熟
其事因撫道公舉遂用之三月間教成火器手八千
人年臺試思急難時旣用其力獨不可稍寬其文法
乎而師相於秉誠又未嘗不明數其罪未嘗不奪其
服色縱操互用鼓舞多方非不知其爲逃將而混及
於寬政也大要當局之運用卽旁觀者未易悉矧年

臺在七百里外乎且師相旣身任天下事天下卽未能默識師相作用之意最不宜旁撓師相鼓舞之權蓋必使邊人知師相之能爲諸將作主而後師相能使諸將爲疆場効命年臺熟思之也師相政爲心事未徹於中外欲於入朝時一明之旣不可得弟意天下事孰有大於此者年臺何妨親到關上一晤師相往還不過十數日大事便得明白矣何如

又

弟自得交年翁芝蘭簿中添一勝友每於無言之際

默相印可一切寒暄不到筆頭而茲有一言實駭觀聽幸弟在此向諸將爲年翁白心事亦幸弟在此代諸將向年翁訴緣因也師相五防一叙部覆稍稽此處人心夜長夢多因問耗於吾司之書辦書辦遂數其空手來問之罪各派價錢如參將陞副將者五百副將陞總兵者三千卽前屯寧遠二總兵已經明旨批出而勅書全不見予曰總待三千之價也其餘諸將各有則例其參遊之轉書辦猶云專以謝已至於總兵則明日原有謝部之禮所稱三千者蓋堂上一

千本司一千書辦一千也禮不足數斷不覆本是言也年翁得聞之乎弟日與諸將周旋因悉其苦苦於辦東事猶可言也苦於辦部覆不可言也其言日他鎮安穩年年叙防年年陞官今某等在此無一日不防歷五防而始得一叙猶要費千百金而始得一覆諸將守法難向危邊戰士斂錢閣部開恩又被方司書辦掣肘奈何弟慰之曰方印君清絕一塵剛成百鍊且係閣部門生斷無相左之理其稍遲遲必別有故書辦所言者騙局也當爲汝白之當日對答如此

謹告何物奸書張此騙局可恨也其神己之權可恨而又撰謝堂謝司之說以污官長更可恨年翁何等人物政以欲清債帥不難拚官爭之而若輩以此爲誣謹固封以聞然望年翁之善藏其用也此輩何足深論第無墮其計而已弟此紙亦不假書手塗鴉自愧歸咎禿穎一喙

關門者搜索備至不聞馬帥以贓迹劾則此七萬金從何來耶且人情費錢原爲做官馬帥費七萬認客魏便當做官柰何於逆璫極盛時席未煖而去官耶此事理之最易明者也一去二年無人提起金多者固如是乎李疏語意從喻安性劉永基來蓋喻堅持關外不可做之說以撓孫相公恢復之議而劉其心腹也裡勾外連大事以僨因以難馬帥者難孫相公從前蹤跡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稱厚交卽其疏薦喻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不徒難馬帥意亦在孫

相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無固志之時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一身塞萬騎之衝宗社獲安率土受賜及事略定而各恣事外之口橫坐無影之賊爲宵人快報復之私一倡羣和幾於吠聲此英雄所以負戟而長嘆也然一偏之見一面之詞旣不能使之不起所以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冤以責後效全在中樞之主持前日趙率教被督師重劾竟賴部覆得免則今日之事在老親丈必有善爲之解者非從馬帥起見亦非止從孫相公起見直從國家起見耳馬

帥在數千里外此時政未知弟亦非欲馬帥知卽老親丈如雪肝腸如雲意氣施恩於不報之地而古人有云更莫畱形跡何曾廢古今則不可泯滅者亦自在耳叨叨不盡

與袁自如書

高陽公爲八里鋪長城獲怨於王岵雲此自因翁臺大議起不待言也岵雲修怨高陽而借馬茅爲題此其心事路人所知亦不待言也兩人俱當對簿茅以中途患病未到馬則久繫囹圄屢經審問矣原參項款俱無蹤影而當事者必欲深入明知其無實跡只要強坐總之岵雲餘毒所螫朝士墮其雲霧未易驟解耳昨大司寇忽過敝寓問馬世龍事弟不能作違心語直頭直腦陳馬帥有功無罪之狀兼述岵雲報

定興唐氏家譜 卷二
怨高陽借手茅馬之詳且謂再創河東奄有河西實
高陽用翁臺之議而馬帥奉以周旋四年間無一事
不從三人手中過今督師公見在軍中何不以馬帥
事問之而必據無影之參疏強求硬坐乎司寇云亦
爲馬帥屢審欲定其罪又無實蹟已作字問督師公
求他實實寫來弟踴躍許之曰如此則事蹟自有卷
案功罪自可明白以前之功罪得明則以後之邊事
可做非小關繫也司寇意似稍動而未知其字已徹
視否夫馬帥之事卽高陽事而高陽舊日之事卽翁

臺今日之事且高陽與馬帥舊日所行之事又皆翁
臺舊日所同功一體之事曩者高陽錢糧事舉國之
誣謗得翁臺一疏而立明則今日馬帥事非借翁臺
片言誰爲雪其冤者司寇忽發請教之意此天不欲
使馬帥終苦覆盆高陽復墮坑塹而使乞靈於補天
之手然馬帥在遼四載豈能一一盡得人意則今日
乘危下石難保無人持公道以全大體全在翁臺主
張耳司寇字或未及茅而回札不妨帶雪數語此自
關邊計非直交情也

關後博雅直文辭也

惠其曰送字更宋文家而曰以之

漢武下百餘年無人許公後以

之手然用博雅直文辭也

動則如對苦憂益

其言精誠也其言在

其言精誠也其言在

其言精誠也其言在

其言精誠也其言在

答友人問邊事書

來教之望邊人者切矣而不得謂之知邊人憂邊事者深矣而不得謂之知邊事僕欲一一分疏大者忌於漏泄小者又不足言也請以泛論談括之從來辦大事在不貳心之臣而談信心不如談盡心蓋信心云者持域外之觀破盈庭之議徹始徹終成就一是如作文者之有主意誠爲先務然必其能盡心而後可語此人孰無心而盡之時義大矣哉未能盡而遽言信鹵莽者之所託也世不乏豪傑之概而按其指

定興唐氏家譜 卷二
歸祇成鹵莽嗟嗟天下事豈易言哉易言者當前立
斷略不停蓄論事輒曰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論人
輒曰當用某甲不當用某甲兩言而決耳夫使事與
人之爲可爲否果明白而無藏匿之端又區分而無
交涉之處又一定而無轉變之情則一搨兩開利用
直腸何必勞心然而非也有事於此見爲當做合下
便做乎抑有待乎人皆可做乎抑須擇乎明明去做
乎抑藏用乎空空去做乎抑治具乎一不相應而事
遂裂且此事之形在目前我祇見目前而形在於此

機通於彼端於何發尾於何竟皆不在目前而皆當
預計中有何人暗藉此以爲利後到何時漸乘此以
作弊則當做與不當做原共閱一緘且漸生千變總
在當事者以深心審幾於毫芒而默用其防範猶恐
有窮奇之事或出意料所不及敢以直腸立斷乎當
做者如此卽衆見以爲不當做者倒或不肯顯停驟
止而若陰若陽借以神不測之用而用人之道亦復
如是蓋做事必用人而用人卽是事人卽可用然此
事當此人之才否此用宜此人之時否或獨用或參

用或徑直用或顛倒用一不費心能得斯人之用否
不直此也求用之人當前而立而人之中復有人焉
其人可用其人中之人可用否可用者在其人我如
何用其人又如何不爲其人中之人所用可用者在
其人中之人我如何借用其人者以用其人中之人
若爲人所用而實暗轉用我之人爲我用範圍寬而
針線密或同用而甲乙之色分行或一人而嘖笑之
施並見總之體直而用曲直如寒暑之不易曲如陰
晴之莫測天下未有以直爲直而事克濟況兵事乎

兵陰道也本爲謀敵而默默若爲謀己事本繇己而
默默若人自出試思法紀陵夷之後何繇而使之漸
知奉法士氣累敗之餘何繇而使之漸不畏敵此豈
下果著於親上死長之誼上止憑軍法從事之權乎
誼固近日所不能得之於搢紳權亦從來有之而非
其所恃恃之則有窮時矣不因誼而若爲明誼不因
權而若爲尊權其要在漸以習之默以移之脫人胎
換人骨而微意終不以告人用心至此始謂能盡盡
心至此始可自信蓋信非事外之空主持乃事中之

定興唐氏家譜 卷十一
實憑據當局者良工心苦而旁觀者何繇知之祇據
傳聞都涉影響甚至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無
論忌者日幸其災卽愛者亦虞其敗寧知鈴閣起意
鬼神莫測密令已行居人莫覺卽幕中參佐日承警
欵猶有不能盡知者而人乃向行路之人問消息從
千里之外揣是非乎此病中於閒散者猶少中於津
要者偏多蓋國家安危所係之地多就中取事之人
或欲伸己前說或欲脫人大罪而不敢出頭露面只
得乞靈於津要不力造邊人無根之毀譽何以傾人

聽不巧逢津要有因之愛憎何以入己說而津要之
人又概有習氣果於信己而輕於量人初本墮人雲
霧旣則爭己面皮甘心爲取事之人所用舍力與盡
心之人爲敵其見不能當盡心者之萬一而自信過
之萬無自覺其非之日卽偶覺之亦萬無認錯之理
天下事尙可言哉韓范經略西夏首以詔中外勿得
輒言邊事爲請此信心之言也實盡心之言也更苦
心之言也

夫學宮之設所以昭吾本且邀寵靈之朱陸以爲光大之
而心同所以昭吾本且邀寵靈之朱陸以爲光大之
資況合百族禮樂之子崇一祖之美報者乎其巍煥
可勝道哉從來以一德王者時盛時衰獨吾孔子歷
幾革命之主靡不尊而師之天地有時易位而孔子

修學宮引

嘗謂一方氣運實係斯文萬世宮墻之仰固萬世之
祖也人生派衍支分無不私其所自出念及斯文之
脈則百族之子一祖之雲初耳今夫甕牖繩樞之士
以至閭閻之家水木興思各求無替其祖者力不齊
而心同所以昭吾本且邀寵靈之朱陸以爲光大之
資況合百族禮樂之子崇一祖之美報者乎其巍煥
可勝道哉從來以一德王者時盛時衰獨吾孔子歷
幾革命之主靡不尊而師之天地有時易位而孔子

之日月自如也豈以一隅之盛衰爲輕重雖然在一隅言一隅則其盛衰之故各有所係矣國家分建州邑凡有社稷民人之寄無不各創學宮典制明備良有深意聖道自在人心吾黨誦讀被服弗愧聖人之徒者誠不在廟貌之瞻依而憑依之地衆所具瞻則其精氣屬焉氣盛而盛氣衰而衰理固然也吾邑爲畿南名區科甲蟬聯肩項相望斯固邀惠地靈而陰藉在茲之文彰氣化之盛者其蒸變自不可遏吾黨以所傳聞質所睹記凡廟貌鼎新之會卽人文震發

之時文運相關或當不誣學宮之敝積有歲時疾雨甚風無有過而問焉者而敝者且漸圯徘徊殿廡不勝山頽木摧之感廡之外棲名宦鄉賢者僅其址存數武之間鞠爲茂草稍折而後周垣門屏已爲烏有至殿前鬱鬱葱葱挺爲百年物者已憂翦伐之虞勿論所謂宗廟百官不可想見一段荒涼衰颯之氣令人愴然有餘悲今歲畿闈一時挾策而北者俱被落文運之偶窮固不盡由於此而適值其時儒者雖言理不言數然事應具存矣百族禮樂之子又得毋泚

定興唐氏家譜 卷十一
然愧而凜然懼乎夫緇衣黃冠吾黨所不肯與比跡者也彼中稍有自立之人奉其教主丹堊金碧色色莊嚴望其居登其堂不能不嘆其道之尊而嘉其人之有志彼持募化之疏好事者恆出錢粟佐之甚不惜布地之金卽道不相謀亦有樂觀其成者吾黨側弁而吟彈冠而慶所奉者何人之教所徼者何人之靈豈獨無瓣香之敬乃俾文物具瞻之地荒落堪嗟此其咎將誰任之況此事大家一體誰乞誰施獨拍難鳴衆擎易舉又安所得首事之嫌與任勞之懼耶

亦知臨財之際原費躊躇而慕義者何處不勉今夫媚黨之間歲時之慶恤折簡相聞如期麋集不敢歉亦不敢後若此者何也彼以爲理所固然而情之所不容已也吾黨果以修理學宮爲理所固然情所不容已之事則投袂起者不待言之畢矣是役也漏者葺之腐者易之頽者立之圯者新之由殿及廡以及兩祠並垣與門酌其先後緩急而次第舉之至於文昌亦爲司命風氣之攸關者又與文廟相爲一體者也天下事泛然作之何異道傍之舍苟知其可無待

來年今已秋深行將寒沍鳩工不蚤恐復後時凡我同志其共圖之若夫多寡之數惟量力以從可不爲例強也

斂賑李節婦疏

節婦李氏生自仕門幼多慧性鏡分地下嘆牽袂之有孤血濺墓門驚附棺之無耳未亡人四十載筭白終身不堪狀千萬端女紅餽口蓋殘形而形始踐苦節而節始完聖天子表異於采風良有以也賢令君咨嗟而驗狀豈徒然哉邇來衰病相侵飢寒轉甚崦嵫景薄如風燈草露之無幾霜雪歲殘更釜糜榻襦之不辦立節者固自無求於世聞風者寧不有動於心是用圖維徧爲布告夫門多賓客或飽童僕之飡

契結緇黃或侈香火之願試簡日用孰非耗糜忍令
白髮孤貞痛顛連於晚歲黃麻旌烈空窮餓於寒閨
斯固事之失平而學之不講者也吾黨徘徊圖史戴
履綱常弔徽美於千載前豈其忽於親見費闡揚於
百年後孰若濟於當身嗟乎賢而好施咄嗟不難指
困與而當阨絲粒亦屬飲河倘有周旋各隨心力

重建藍溝悅來橋碑記

定興東南四十里許有村曰藍溝相傳范陽五溝分
五色白溝爲河矣吾鄉卽藍溝也或云昔者藍花夾
岸因以名而白溝隸新昌距此二十五里在河陽渡
下流乃宋與遼分界處或亦謂其地多白芙蓉然皆
無所考余家於藍溝五疇並列後有長渠九帶上自
拒馬下通渾河七八月閒水勢汪洋怒濤澎湃往往
瀦成巨川見者神斂自吾邑之明宰曹侯民翁夫子
下車閱東南隅窪下常被水災惓惓焉憂民之憂思

盡力於溝洫多方以疆理之反覆丁寧以勸導之緣是狹者擴淺者濬塞者疏東南數十村落曩之泛濫乎秋霖者悉注於此誠創從前所未有德流奕禩大有造於此一方民也村有古刹二曰極樂曰朝陽中建石梁通來往環近州縣若容雄易涑俱以茲梁爲咽喉值水溢時商旅之由白溝者率移輪蹄取道焉長橋臥波抑且稱要路輔通衢已歷時旣久踐蹂衝激之餘日就頽圯往來者咸以爲患余目擊而心傷之因集衆於朝陽菴商所以修葺者莫不欣然願共

舉且聞於明宰余乃首捐俸金以示鼓舞而父老子弟益踴躍急公橋旣成鳩工庀材增其舊制更名悅來誌侯德也余幸藉衆善力以報成事於侯俾嗣是無病涉者因約紀其概舉一時尙義姓名勒之貞珉以垂不朽云

以垂不朽云

無庸也者因詳舉其對舉一祖尚雅教各舉之貞取
來指於斯也余幸贊來善八以歸也惟外對尚開景
策金剛觀息公對斯也其言二以材計其善國更必
舉月間外則幸公八自財財金以示效無而父法子

壽大柱國卽天卿民翁曹父母序
古所稱良吏先守次才猶歸重於知經術識治體斯
不愧父母之稱而民亦愛慕祝頌之無已然才與守
罕兼至於湛深經術洞達治體非粹然素養之儒更
不足語此民翁曹老父母以甲戌名進士莅吾邑邑
距京師二百里當九省之衝輻軒不絕於道經費雖
設往往視爲橐中物若車若夫若豆草及一切供應
率取諸民民自占田後稅而處租而耕薄鹵數區瞰
曠涸強播種一霖遂付波臣令長不之恤民益無聊

定興府志卷之十一 藝文 侯下車慨然曰是可毫末私乎凡所
需必自備且價浮於市民樂與官易不呼而集閒單
騎行鄉疇閒與田夫野老作家人語故地形高下水
道所經曲折靡不悉開誠勸導俾盡力溝洫百姓欣
躍從事適大中丞安溪李公講求水利侯繪圖獻較
若列眉復給牛種教墾藝數十年棄地頓成沃壤云
先是因失業試童子者寥寥卽秀才半荒唐不可問
侯整義學擇師課讀月集諸生爲文雖邑務倥偬而
放衙倚馬之餘數語品題底蘊俱盡近年試童子遂

倍於昔督學使者亦稱諸生文爲甘城冠士習蒸蒸
然皆侯教也歲庚辰發民濬永定河侯經畫詳明按
籍議遣計日議貼行者不徒勞居者不偏累邑若罔
知有大役者尋調赴河干所捐銀米至千三百金督
修時指授稽查不煩不略迄竣事未嘗答一人役久
閒有逃者侯所領獨帖然總理黃奉常才之薦於撫
軍嗣修子牙兩岸丈牧馬諸廠胥倚侯獲濟辛巳冬
侯以內艱聞民奔走保陽借寇格爲例適
鸞輅閱河工復赴

行在環顙

詔問撫軍具以歷年治狀對

特旨允在任守制鑒輿情也侯聞命涕泣固辭不可得始含辛再入署視事黃童白叟馬首歡呼乃更加意興除懋厥績其最著者革見年大貼歲省里下無限金錢釐弊藪也徵收不計羨不事敲扑寬且益寬民亦以時輸納緩催科捐置營房馬房無苦弁兵輪駐暨分夜值差者卹旅舍也建聖域賢關坊創從前所未有廟貌改觀翼文運也起四牌樓以表通衢復

古蹟也釀金買田儲歲搭雙橋並修墩費比戶息肩垂永利也重修忠愍祠墓闢荆榛新籩豆景先賢也奉恩綸搜舉節孝務闡幽光維風化也至於皂隸汰外班永免僉替鄉蚩蚩保其家甦苦役也募書手服其公事者授之餐息紛報也農隙割俸修城垣禁派撥之擾並弗勞以公旬舒民力也嚴匪類出沒遠者裹足近者革心祛民害也大抵侯之爲政本原之地旣清復出之以勤慎剴煩理劇不涉矜張摘伏發奸不形刻薄非天資高妙又劑以學問之功曷克爾爾

定興縣志卷之二
侯治一邑一邑治仁聲仁政漸被鄰封自太守而上
稔其能它屬大獄訟多委訊累歲不結之案出片言
立剖惟明克允夫豈偶然由此觀之斷斷其非百里
才將來肩宏鉅福蒼生真操左券耳邑人實先天下
受其賜德侯甚固欲伸其愛慕之士爲侯壽而徵言
於余余重侯之守之才且覘其經術治體蓋無一非
奉庭訓於秋嶽先生故設施宏遠如此也相與躋堂
而祝重來之父母固其宜已是爲序

壽封翁陳可庵八十有二序

余耳食陳可庵先生之名久矣先生天性孝友德器
穆然雅負經濟偉略假使得時則駕作霖雨作鹽梅
行將登蒼生於壽域而大用未究顧乃優游泉石閒
哉今令嗣君省園老公祖纘承家學爲時通儒筮仕
亦安司馬政聲丕著歲辛未擢守郴陽郡人士被其
飲食教誨之德者相與溯厥淵源將效兕酒介眉壽
也馳使京邸徵言於余得母以余言爲足重乎否否
抑亦信余生平不喜爲諛詞而又樂道人之善也矧

定興鹿氏家譜 卷十一
其稔知先生者因肅然興嘆曰人之所不可必得者
壽也無大藥以葆大年也先生之可必得者上壽也
歷多艱而膺多福也試卽先生之學與其政事以及
出處進退之際覩縷述之先生弱冠時卽銳志以斯
道爲己任恥自伍於章句小儒四子六經外所嗜在
濂洛關閩諸語錄自姚江倡良知之學一時從遊者
張大其教天下翕然宗之先生雖私淑焉然辨之極
精求合於吾道正旨不逐其流而卽於禪也爲文博
大沈雄遷史賈傳外少許可嘗謂文章道德之餘也

士不能遠紹千聖之心傳以羽翼正學已非天地篤
生之意况拾人唾餘倖一第是不鳳鳴而鸚鵡言耳
其正誼明道有如此者初宰曲周崇大體不忍以鉤
距術博名高恆服膺劉忠宣憂民如有病見客如無
官之句於閭簷疾苦親歷知其狀實力拊循故所在
聞召父杜母之歌而刑稱明允尤加意作人捐俸創
尊經閣置圖籍其中俾有志者得就而誦讀焉士獲
雋者甚夥緣捕賊格於例鐫秩疏辯復官補安陽安
陽故劇邑也寢以彫敝當事者藉墾荒希旨多虛冒

定興縣志卷之二
民日流移逋賦累萬先生下車思有以善其後乃竭
心力招徠而安集之貧不能耕者悉給牛種復爲之
清釐侵隱賦維均於是邑無賠累患民慶更生會內
艱當去猶力畢其除荒之請歲減額八千有奇服闋
再補絳布袍草履如初服官時一切公費陋規悉報
罷而招流亡以經理田功一如其在安陽興學校以
獎掖士類一如其在曲周絳地接條山綿亘數百里
曩爲盜藪夜出則剽劫村落曉輒逸去沃翼之間幾
不得安枕先生悉心設方略以次禽置之法羣盜稍

稍衰息鄰封莫不頌神君焉其廉能並擅媿美龔黃
而以經術經世有如此者且夫今之爲制舉業者大
抵皆由捷徑趨時其取青紫如拾地芥先生獨不爲
曲學以阿世守吾道焉已耳窮吾經焉已耳淡泊以
明吾志焉已耳夫才旣非常用當不次而卒小試於
牛刀之割又純用我法勿用世法三仕三已喜愠不
形解組歸來怡顏松菊註太上感應篇並文昌陰騭
約言各書其居易俟命難進而易退有如此者余嘗
反覆於天人之際理數之交而見感召報施從無毫

髮爽先生之學之政雖未殫厥蘊觀厥成也然而不
朽之業名山可藏去後之思甘棠勿翦今且行年八
十有二猶著書不輟暇則乘輿婆娑於青山白雲之
鄉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豈不足以語先生哉省園
公祖績成報最由良二千石晉秩清華爲國家柱石
於前人未竟之緒恢宏光大之乘風揚帆將一往莫
禦而膝下神駒皆英英具千里空羣之目世祿方亨
俾昌俾熾可左券操也夫發源深者其流必長盤根
大者其枝必茂而豈不足以慰先生而豈不足以祝
遺子孫一經而清白世其家者是爲序

敬跋先光祿公諫斥科道疏

先光祿公明神宗時兩任邑令以治行異等入爲侍
御風節峻直恆毅然爭大體不屑屑訐摘細事大旱
應詔陳言以省聖躬禁酷吏恤民隱爲要所謂惟大
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者耶洎按蘇松奏請數十疏皆
關地方大利弊籌畫備兵駐劄控扼見經世之略力
以變三吳華競之習爲先務而思馴其君子小人於
學道中回臺爭斥逐臺諫瀝瀝千言推本不信仁賢
主勢孤危恐奸宄生心社稷隕墜反覆諄懇聲泪並

流且慷慨於舉朝力爭爭者盡斥之後而甘與同斥
模常歎秦之茅焦目睹二十七人橫尸闕下支體分
裂而猶解衣進諫豈逆知其說之必行說行不過迎
歸太后母子如初焦何利焉不行則肉血狼藉在指
顧聞耳乃忘其身批鱗虎狼之君豈非無道秦一奇
男子哉然尚惜車裂假父囊撲二弟之言非典也若
先光祿公之爭臺諫則斥者方後先狼狽出國門而
爭者又崩泪啜血以起明知必相繼被斥且萬有一
赫然震怒而刑戮及之也一切不顧惟不忍視君之

播棄人才違衆懷諫將蹈危亡之機故痛哭流涕以
冀君之一悟是誠不有其身但行其心之所安純乎
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其進諫之辭正大純
明一合乎道彼茅焦者又不得而比之矣迨斥逐歸
田每晨起肅衣冠入場圃草堂正襟危坐未嘗褻慢
欹斜僮奴傭賃輩望之疑爲神廟中偶像蓋十二年
如一日至今父老相傳爲美談教子若孫爲誼士貞
臣鄉人士端謹能自檢飭者始敢進見見則羣以爲
榮卽自揣不可以見弗敢嘗也足不入州府並竿牘

亦絕歿之日無一言及家事惟以主恩爲念三閭大
夫之忠也其諫於君盛矣放廢之後行吟澤畔作離
騷九歌九章諸篇卒憔悴枯槁懷石投汨羅以死朱
子論之以爲未嘗學於北方而馳騁風雅之末流其
志行過於中庸而怨懟激發不可爲訓若我祖之陳
謀進諫有屈原之忠而筋躬修行從容牖下懷主恩
不置誨子孫成其德爲一代偉人以襄國事而酬其
未竟之志斯則臣子純完之行聖賢中正之道而非
憤激流蕩者之所可及也已生平奏疏甚多梗概見

於誌狀及先忠節請卹請諡疏揭中代易版毀茲稿
獨存全書以白東模幼曾見之近年家大人遊宦東
西遷移稿不知置何篋中覓不可得據幼時抄本撰
錄入冊猶足見先熾之萬一云庚寅八月初十日來
孫聖模謹識

未應作第
傳綸謹識

魏忠節公暨孝烈先生遺像贊

并序

魏忠節公爲行人時卽與先忠節公同心憂國旣而
游歷工禮吏三垣當魏璫亂政抗疏極諫乙丑夏璫
難作公與楊左諸君子同時被逮其長公孝烈先生
尾檻車過吳周忠介公遣使護至范陽遺書先忠節
公及高祖解元公相與周旋艱險先封太常公以三
世契交毅然爲之設榻未幾忠介公亦被逮後先館
於江村之北海亭者皆海內清流子弟也夫明祚之
亡成於魏璫魏璫之戕賊正人自魏忠節公與楊左

諸公始先封太常公四世一堂不顧禍福利害殫竭心力以相維持者寧唯友朋之氣誼宜然誠以正人者國家之元氣諸公之獄不解正人之禍不止閹豎之氣焰彌彰而國家淪胥有不旋踵者也迄今百有二十年披覽前朝熹宗時事追憶當年子弟聚居北海亭中每爲愴焉增感况先忠節公及解元公卒死君父之難與忠節孝烈先後同揆當年患難之交夫豈偶然歲己未余忝諫垣適忠介公元孫京至都談往事如昨因知魏氏後有名正鐫者忠節其五世祖

也今春督漕赴淮貽書訪焉遂來楚署且示余忠節公暨孝烈先生遺像瞻拜之下回首舊盟景仰大節拜手爲之讚曰明政不綱逆閹潰裂首櫻其鋒魏公忠節置獄北寺乾坤慘結海波起立電雷轟掣社鼠城狐中外構孽天王聖明臣心如鐵百折不磨期支阨隍日照丹誠壤埋碧血前左後楊忠介繼發二祖十宗英靈同察肅肅儀容松柏霜雪清勁之資天挺人傑秉道嫉邪中心如揭天地長存正氣不滅哀哀孝烈爲父捐軀緹騎星羅潛尾檻車宵行晝伏遠

託我廬哭泣營救先祖爲醯父直不撓子曲是圖爲
忠爲孝異道同趨忠節隕獄扶櫬南如不燈不藥泉
壤爲娛嗟予數家患難同居江村亭內百韻猶餘顧
瞻公像載欵載欵



